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县城是故乡

□李曉

山西汾陽，是哺育賈樟柯身體與精神骨骼生長的故鄉。賈樟柯的絕大多數電影，以汾陽縣城為藝術母城，把悲歡離合的故事擱置在老家縣城，他才有一種靈魂里深切的寄託。賈樟柯說，在北京，常有一種心驚肉跳的感受，只有回到了汾陽縣城，在一個親戚熟人交織起來的縣城網絡中，這種熱烈的人間煙火生活，才把一顆懸浮的心安頓下來。

我對一個縣城寄予的感情，也得從少年時代開始。

父親當年在故鄉縣城機關做領導的秘書，中山裝的上衣口袋裡插著一支鋼筆，這是父親的標配打扮。父親在鄉里很受人尊重，有一年，村裡有一個人被評為縣里勞動模範，到縣里開表彰大會，那人看見父親提著一個黑色公文包跟在領導後面，那人興奮地跟出席會議的人說，李秘書是我們村裡的人。頓時讓身旁人對他另眼相看，那人上台領獎時，也公雞一樣高昂著頭。

少年時遇到假期，跟隨父親到縣城，成為我最神往的事。清晨出發，徒步3個多小時後，乘船過江，輪船鳴笛聲中，霧中的縣城影影綽綽，給我帶來隱秘的喜悅。在縣城一家國營飯店，父親帶我吃油條、喝豆漿，縣城的美好生活，就這樣闖入了少年的心扉。父親帶我去逛馬路，常遇見熟人，父親同那些人親熱地閒聊，有時也神秘地湊近耳畔喃喃咕咕。後來我才明白，父親同那些人偷偷聊的是國際國內大事。

到縣城去求一碗飯吃，成為那個年代村裡人最大的希望。我上小學五年級時，

村裡一個16歲的女生到鄉里改大了年齡後，接了在縣城當工人父親的班。女生的單位，就是縣城裡的絲綢廠，她幹的是繅絲工，一雙手長期在水裡泡著都脫了皮，有次回到村裡被

我奶奶看見。奶奶嘆氣說，在縣城當工人也比在鄉里種地好。

其實，我跟奶奶的想法一樣。我想到縣城去，縣城，有我想要過的生活。

19歲那年，我到一個鄉里工作，對縣城依然迷戀，找了不少關係想調到縣城去工作，最終成了泡影。我才發現，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，還是太淺薄了。鄉長知道後，很是生氣，在他辦公室，他拍桌子說，我本來要重點培養你，你整天不務正業瞎寫啥詩，還做白日夢調到縣城去。從那以後，鄉長外出喝酒，很少喊我一起去了，他已把我從他那個圈裡划掉了。

30多年的時光過去了，而今縣城擴張，早已經把我所工作的地方連為一體，長成了大城模樣。高樓把天際線不斷抬高，但我心裡，依然把它當成縣城在生長，它提供給了我全部的生活物資、精神要素。

在一個大都市，有時請人吃個飯也難，遇上堵車，三四個小時是常有的事，這樣的時間，坐飛機幾乎可以橫穿大半个中國了。在一個大都市，人會產生特別渺小的感覺，精神恍惚的縫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孤獨。但在縣城大都沒有類似煩惱，眺望夜晚裡的燈火，我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盞燈火下面是哪一條街哪一條巷，有我的哪一家親戚哪一個朋友。我在北方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縣城故交，前幾天還在微信群裡尋找著他當年在縣城的發小，在一個大都市，發小這個詞語已變得更加模糊，大都市的哪一條街巷是故鄉啊，而今都市的一些少年們，往往在幼兒園就進入美術、書法、音樂等各種早讀班了，孩子們的父母，提前計劃著他們的未來，給他們劃定了一條人工起跑線，孩子們的童真，因為這種過早的負重被淡化，這些孩子哪還有童年的發小呢？

生活在一座縣城，我活在一座城市居民幸福生活的平均指數裡，流水與落葉的時光消逝中，我有時也覺得縣城是那麼不能承受之重，重得我無法全部扛起它，因為縣城就是我最大的城。縣城是故鄉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辦事處）



能懂的诗

那道山梁(外一首)

□傅發明

那道山梁，從眼裡
還是心底，都通向遠方

奶奶說，那道山梁
留下了爷爷被抓壯丁最後的背影
媽媽說，那道山梁
落下了我們小時銀鈴般天真的笑

一道山梁，掛滿了苦澀的相思
樂陶的童趣，又烙上了
父母翹首游子歸家
望眼欲穿的期盼

老宅

茅草瘋狂地長滿屋頂
標子承受歲月的重量
嘎嘎直響，老宅
就像一位老態龍鍾
孤獨的老人，拄著拐杖
在天地間，搖搖晃晃
只是那尊石獅，仍坦然地
坐在堂屋前，一點未變
笑傲人人間，如數家珍地
訴說著，小河對面
那片風情萬種的巴渝新居
正炊煙四起

（作者系重慶市金融作協會員）

等一場秋天的雨

（外一首）

□劉輝

封存好夏日的煩悶
騰出自己的心境
只為你留下位置
然後，與你約會

張望東邊的天空
細數攢動的人頭
風不來，你也不來
掰著指頭我坐立不安

我汗流如雨下
搖蒲扇的大娘小聲喃咕
看來，她不是記錯了時間
就是走錯了方向

发呆

讓一切靜止下來
不只是車輪和人流
還有妄想和執念

把心空出來
做一張白紙
一無所有而且纖塵不染

用數秒救贖半生
要不是被吶喊叫醒
也許就作了一尊神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公社稱肉

□姚明祥

那年去公社食品站稱肉，我意外獲得一份驚喜。

田屠夫個子矮胖，腦殼盤纏青絲帕，好像頂著一朵碩大的黑蘑菇。蘑菇上，生日蠟燭般插滿了一圈又一圈的香煙，那是想稱好肉的人進的貢。一支又一支向上沖著的白紙卷煙，無言地彰顯著那時食品站的顯赫地位與特殊權力。古人說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却被當年的人們篡改成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三站高”。哪三站？車站、糧站、食品站。車站有車坐，糧站有糧吃，食品站有肉吃，是那時社會上非常吃香的幾個好單位。

時已下午，快要關門收攤，食品站里除了清靜，就是撲鼻的腥膩味。我趕緊猛吞幾口這免費的豬板油空氣，好潤潤飢腸餓肚。

田屠夫低頭收下我的肉票，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氣：“半斤票？只能割泡子！”正要操刀，抬起眼，見我倚靠一輛26型小單車，便滿眼疑惑：“耶，這麼小個崽崽會騎洋馬兒？表演一盤蹇，我給你割夾子。”夾子是豬背脊處最肥實的好肉。我驚疑：“真的？”“我田屠夫幾時扯過謊？”

這輛小自行車據說是當年蘇聯援助的，是真正的“洋馬兒”了，但破得只剩大骨架，父親便宜買下，修花了不少錢。我用騎叉口的方式，立刻在食品站寬敞的大院壩內轉了四五圈。車子快時如旋風，慢時似蝸牛，站時像裸體，怎么玩，都不得倒地。最後一個急剎車停穩，前輪剛好挨著油膩黑乎的案板。享受專場車技表演的田屠夫開懷大笑：“得行！得行！”手起刀落，甩出二指寬一片肉：“一斤，一家人打牙祭去，不要錢了！”

我一怔，什麼？不僅沒憑關係稱上了夾子，還免費！我大喜過望，雙手打顫，掛上龍頭。腳底有勁，虎虎生風，哼著“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”，得意地往家去，騎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快。懸吊在自行車前面那片雪白的豬肉一甩一甩的，夕陽中銀光閃閃，異常耀目。

到了家，我將豬肉捧給母親，沾沾自喜：“媽，肉稱來了！”母親接過，誇獎一句：“得行！”手裡掂掂：“好像不止半斤？”我眉飛色舞地講了經過，並將沒用出的幾角錢還給母親。母親聽後笑了，却並沒有伸手接過，反而荷包里又翻出幾張皺褶小毛鈔：“你再跑一趟公社。”我爽快地大聲道：“要得，還要買啥呢？”母親異常嚴肅：“去食品站給肉錢！”“什麼？”我十分意外。

母親說：“半斤肉票稱1斤，人家算給咱開後門了，1斤沒要錢的豬肉，表面是獎賞，其實並不好。老前輩說了，撿得便宜柴，燒壞夾底鍋。從小學會貪便宜，要不得，長大要吃苦。听话，快去快回。”

平時騎車不費力，這次蹬起來，仿佛全是爬坡上坎，腿腳無勁，膝蓋發軟。然而，漫長人生路，我始終牢記母親的話，為人做事，涇渭分明，不貪小便宜，免栽大跟頭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茉莉芬芳

□李華凡

對植物的熱愛，應是從《詩經》開始的吧：蒹葭、荇菜、艾、葦、蕪、葦、萱、草、卷耳……詩中的每一種植物，都對應著一個好聽的名字。有時候，我們喜歡一種植物，是從喜歡它的名字開始的。茉莉，就是這樣一種。

有詩云：“彼茉莉兮，其香遠矣。惟此佳人兮，不棄不離。”

即使是盛夏時節，我書房的那株茉莉也是枝繁葉茂，葳蕤得像一團綠云，让我的房間氤氳著一種勃勃的生机。從外面回來，茉莉總是在第一時間吸引我的目光，那綠油油的、枝葉披拂的樣子，讓人心情愉悅，疲憊也會一掃而光。

茉莉花開，香氣濃郁。我居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。一天，一位朋友來訪，我打開心，他即叫道：“好香！什麼花？”我回答說：“茉莉。”他感嘆道：“真是雅，花香馥郁，沁人心脾。”我笑答：“你也很難嘛。”

唐朝李群玉在《法性寺六祖戒壇》中寫道：“天香開茉莉，梵樹落菩提。”茉莉花潔白、細小，著實堪憐，却能釋放出如此濃烈的香氣，正如一個卑微的人，他小小的心裡也可以蘊藏著如此壯闊的慈悲。

茉莉不開花的時候，只有繁枝、細葉，平平淡淡，與世無爭，這是它本來面目示人，亦是朴素、隨性而真誠。

每日清晨，我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給茉莉澆水，以抵抗這難耐的炎熱。這桑拿天氣，盆裡的植物跟人一樣，都是這樣苦熬著，等待秋天的到來。因為太過繁茂，只要三天不澆水，茉莉便顯露出枯萎的跡象來。

暑期很長，我們決定去外面避暑。可是一想到茉莉無人澆水，便發起愁來。

我只有狠下一狠心，剪掉它全部枝葉，以減少蒸騰作用，降低水分的流失。只要根系沒有損傷，等我回來，給它澆水，一定會搶救回來的。我用剪刀貼著泥土剪掉花枝，再在上面加一層細泥，把老莖覆蓋起來，然後澆足水。唯有如此，茉莉或許還有存活的机会。

在外的日子很开心，但仍感覺時間過得慢，因為我想到家中的茉莉。40℃以上的高溫持續著，它那柔弱的樣子，如何熬得下去。

我們在外近二十天後才回家。一進屋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茉莉竟然還活著！在花盆中央，筆直地挺立著一根綠色的細莖，足足有一米高，那是茉莉的新枝。

細看，那不是一根，而是四根，四根嫩莖像細鐵絲一樣緊緊纏繞在一起，像一根繩子，相互攀緣著努力向上生長。

四根嫩莖從不同的老莖上長出來，當長到10厘米左右，便齊齊向中間傾斜，靠攏，然後接觸，擁抱，像藤蔓一樣纏在一起。它們無山可靠，無枝可依，只能依靠彼此的扶持和鼓勵向上生長。下面基座寬大有力，足以支撐起上面的部分，像埃菲尔鐵塔一樣，屹立在花盆中央。同時，在茉莉一米高的莖莖上，沒有一片葉子，因為要節約用水，所以它推遲了長葉的時間。茉莉求生的本能，讓人不得不折服。

生命就是一個奇蹟，只要給它一点点生存的条件，它就会充分利用，绝不浪费。

我放下行李，馬上給它澆水。只要補充了水分，相信茉莉很快就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。现在它有了全新的枝叶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。而且据我了解，它会悄悄地积蓄力量，赶在秋天结束之前开一次花，迷人的花香会再次溢满我的房间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